

寶應縣黨史資料

第六輯



宝应县党史资料

(第六辑)

(内部资料·仅供参考)

中共宝应县委党史资料
征集小组办公室编印

一九八四年四月



△一九四六年撤销宝应市成立城区时部分同志合影（照片是祝一建同志提供）

前排左起	姚振	祝一建	周兴	黄惠明
房兆凤	侯大奎	华英超	宋卫吾	
后排左起	赵振南	郑鹏飞	王守宗	陈伯英



一九四五年宝应县各界人民庆祝县城第一次解放大会会场。

目 录

关于开辟宝应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经过座谈会记录

摘要…………… (1)

解放战争期间宝应敌我斗争的几个时期的情况…………… (12)

争取和改造临泽区刀会情况的回忆…………… (16)

回忆开展大望区的经过…………… (21)

张波同志开辟大望区的一些情况…………… (21)

在大望区工作的片断回忆…………… (26)

我和谢惠珍同志在宝应工作的前后…………… (30)

我到临北地区的一年…………… (33)

围点打援 收复陶林…………… (35)

回忆《宝应大众》报…………… (37)

回忆三元乡的儿童团活动…………… (39)

关于开辟宝应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 经过座谈会记录摘要

编者按：一九八一年七月八日，省委党史办曾邀请部分在宝应战斗过的革命老干部，座谈开辟宝应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经过。座谈会上反映的材料很宝贵，是宝应地区抗日战争时期一份很有价值的党的斗争史料，现在我们把座谈会记录摘要补登出来，帮助在宝应地区战斗过的革命老同志回忆宝应地区革命斗争史时参考，在存真求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搞好宝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工作。此记录稿系省党史办录音整理。

座谈会记录摘要

时 间：一九八一年七月八日

地 点：省人大会议室

出席人：戴为然、刘烈人(后已病故)、杜文白、洪泽、华士林

主持人：戴为然

戴为然：今天主要是请刘老、老杜、老华谈谈一分区高宝，特别是宝应地区开辟初期的建党、建军、建政的一些情况。刘老你先谈谈吧！是哪年哪月开辟宝应的？你是个历史见证人。你知道宝应的早期情况，几下宝应。请刘老先谈谈，其他同志再补充。

刘烈人：开辟宝应是件大事情，它重要在哪里呢？当时，国民党韩德勤盘踞在曹甸，占据曹甸、车桥附近地区，对抗战的破坏作用是不小的，使我们的一师、二师、三师不能连成一片，而开辟了宝应以后，新四军这三个师就可以连成一片，互相策应，抗日斗争形势就会向前发展了。

粟裕同志曾讲过，开辟宝应地区是很重要的，这话是粟裕同志从军部回来后在高邮讲的。当时军部在天长、六合地区。从一师来讲，当时主要在四分区活动，区党委也在四分区，机关大得很。后来宝应开辟了，师部和区党委就搬到宝应了。

开辟宝应是很艰苦的，虽然地区不大，但工作并不简单。三师曾去开辟过，后来是淮宝支队去的（插话：是吴锡昌同志由淮宝县去的），带队的人叫什么彬（两个字），还有一个人带一个营部队去，对外叫淮宝支队，在石塘、张桥一带活动，时间是皖南事变以后，大约是四一年十月或十一月。一度时期还有江高支队（江都、高邮）在宝应活动过，是张藩同志负责指挥的。

开辟宝应的斗争中，是先消灭风谷村顽韩部队，接着是车桥战斗消灭日寇五百多人后，四四年区党委、师部才移到射阳、安丰一带，我当时在江高中心县委工作，惠浴宇同志是书记，张雷平同志是副书记，我是组织部长。开辟宝应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在临东周围、临泽以北，开始部队是由临北向东推进的，所以叫挺进支队，还有个“挺进报”吧！我是从十八旅来的，是旅的民运科长，实际上是服务团团长。民运队员都是从苏南苏、常、太地区撤退过来的一些青年，如汪良、王维等，有十几个人，这是四一年十一月，还是什么时候，我记不清楚了。去时是十八旅五十二团团长吴泳湘同志带我们去的，刘飞是团政委，王积成是团政治处主任。我们部队到了郭氏桥

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顽乡长，我们对他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当时，我们对那个地区的形势估计得比较严重些，因为韩德勤的势力很大，还有大刀会和地方武装。所以开始我们把这个地区当成“同情区”开辟的，就是不准我们带武装去工作。当时，一个是通海地区，一个是联抗地区，一个就是高宝地区，这些地区都是“同情区”。新四军在这些地区的影响还是不小的，因为这些地区人民被韩德勤搞得太苦了。

大刀会是一支地主阶级的封建武装，但参加大刀会的人实际上还是贫雇农占多数，我们进入这个地区以后，对上层人物要搞统战，对大刀会则尽量争取，只有把大刀会争取过来，我们才能在那里立住脚。去的一部分女同志生活上虽然很艰苦，但工作上是很踏实和勇敢的。那时，夏雨同志还不敢和我们公开见面，他在柳堡一个庄上当小学教师，因为他是秘密党员，我们不去公开找他，他也不敢来，刘平是他动员来的，才十五岁，高刚群也是他介绍来的。

我们去的十几个同志，分住三个点：一个是郭氏桥；一个是土塘沟，另外一个临北地区的一个什么庄子。我们发展就是从郭氏桥到赵家河、团庄、柳堡、苏金垛这一片，主要是在临泽附近，去了半个月后，我们把工作情况向吴泳湘同志反映了，说明困难是有的，但不象事先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例如，大刀会虽然是地主武装，但大多数会员都是贫雇农出身，受压迫、受剥削的，对国民党很有反感。这种状况很便于我们开展工作，争取和团结他们一道参加抗日的。以后吴泳湘同志就派五十二团参谋长符士三带了第一营来了，大概是四一年底还是四二年二月份，时间记不清楚了。

部队来了以后，有一次曾和临泽下来抢粮的日寇、伪军打了一仗，那一仗打得很好，把鬼子、伪军打死多人，日伪军被

打跑了，但是我们也牺牲些同志，部队的营政委林友映也壮烈牺牲了。后来，地方上用他的名字命名一个乡名，用来纪念他。在敌我双方激战中，大刀会与我们配合得很好。

这一仗以后，部队就开始大肆活动了，逐步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把“同情区”状态改变过来。建立政权大约是四二年二月，我以后就去高邮片。戴为然同志带了一个工作组，是周邨走了以后去的，周邨是四月份走的。当时成立了两个区，临泽区和汜水区。临泽区委书记先是陈真后是杨德和，区长是个党外人士姓相；汜水区委书记是郑少仪（郑芬的姐姐）。

我没有去，那时我任兴化县委书记，县委派陈干，（南京人，后被敌逮捕）为兴西特派员，前往开辟高、宝地区，夏雨同志是兴化县委领导的秘密党员。七、八月二五减租，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在刘庄召开，夏雨同志曾秘密前来，身份不公开。

我们的开辟工作开始是顺利的，大刀会很快就被争取过来了，因为参加大刀会的人绝大部分是贫雇农，只有少数骨干是中小地主，掌握大刀会的是大地主或恶霸地主，我们到临北地区的，一般都是青年人。冯立生先生当时还办了个补习学校，有几十个青年在他那里学习，帮助我们培养了一批干部，冯立生先生是交大的毕业生，水平较高，既能教汉语，也能教数理、化，冯四九年病死了。有些青年人我们是通过柳堡头的夏胡子，叫夏什么岚的渠道。这个姓夏的很坏，后来还是被我们保存下来了，我们教育他转变，他不敢回家，只好在我们那里做些打扫卫生的勤杂事情。

我们部队来了以后，有两次较大的战斗，一次是郭氏桥战斗，一次是苏金垛战斗。临泽的日伪军下来抢粮，走到苏金垛的一座桥上，被大刀会堵住就打，当时刀会和日伪军拼得很勇敢，我当时也在那里，后来我们表扬了大刀会，这对刀会的鼓

励不小。这说明，人民群众是要抗日的，抗日保家乡的愿望是很迫切的，核心的问题是谁来领导的问题。

还有一次战斗就是和国民党韩德勤的战斗，那时我们经常驻在郑渡、柳堡头和附近乡村，郑家渡当时有个顽区长叫郑洪，经常和我们斗争，一次我们只有刘先胜同志带几个人驻在那里，敌人来了，我们赶忙从高邮方向调来一营部队，才把敌人赶跑，那次战斗我们连春节都没有过好，我是和刘先胜司令一道过年的。那时，除了临泽、汜水两个区以外，张波同志还去大望区任区长，负责开辟大望区。

戴为然：刚才刘老讲的一段很好，主要的脉搏都讲出来了，下面是不是请老杜补充补充，可以从几个侧面来谈。

杜文白：当时一地委书记是韦一平，专员惠浴宇，分区司令刘先胜，我是同姚崇义、杨萍（女）、周山、徐进（已病故）等同志一道去的。

宝应地区有个最大的特点，与其它地区不同，就是三角斗争比较剧烈。我们不仅与日汪作斗争，同时还要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这样就要求我们在政策上、策略上和一般地区不同。宝应根据地向前发展的时候，周邨同志已调走，刘烈人同志是湖东工委书记，郑少仪同志是副书记，我是行署党组书记兼行署主任，夏雨是工委组织部长，杨德和是宣传部长，刘先胜同志当时也在那里。四二年春节时，我们的方针是积极向北推进，当时我们的根据地：一是临泽，二是汜水，张波同志来了以后就带武装建立了大望区，即现在的陶林以西大官庄以北地带。“同情区”积极向射阳发展，我们整个形势是向北发展，向前发展。这时国民党反动派杨昉纠集一批顽军向我根据地进攻，占领了郑家渡和另外一个庄子，我和刘先胜、刘烈人同志商量对策，准备先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我以行署主任的名义

写信给杨，要他与我们共同抗日，退出我们根据地，但这家伙拒绝了我们的劝告。直到我们规定杨部撤离的限期，我们的部队就向其还击，将杨部打退了，五十二团就大踏步前进，这时是四三年春上，我们的部队北上，五十二团改称“淮宝支队”，解决了宝应大部分地区，这时除建立了原来的四个区外，一下子又发展了安丰、射南、曹南、张桥、石塘、黄浦五个区。原行署、办事处撤销，成立了县委，刘烈人同志是宝应第一任县长，在安丰镇召开了县政府成立大会。

这时我记得，五十二团的团长是陈挺，政委李干辉，政治处主任是彭冲，参谋长是颜伏，宝应县就有了九个区。接着就是车桥战斗，这在当时敌后是一次很大的战斗。打车桥是攻坚战，将鬼子打出据点后，部队又打了芦家滩伏击战。党中央要部队把这个连接部扫掉，把我们的根据地连成一片，于是曹甸、泾口等地据点的日伪军就被我军先后打跑了，前线指挥是叶飞同志。

刘烈人：我们春天在郑家渡斗倒杨昉以后，就准备向前进，但要插到那边去，必须经过七乡联防才能到达安丰，那个地方又不能建立政权，又要保证我们交通上的安全。我们去时，以安丰区为中心，那里的群众开始是怕的，因为他们受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影响，但很快我们就将群众争取过来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作风，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我和刘先胜同志一起随部队前进，群众受到了教育，转变了对我们的看法。当地的老百姓太苦了，群众都恨安丰镇上的一个镇长，名叫管性初，经常和日伪军勾结，他手下的徒子徒孙很多，包括安丰、盐城一带都有他的人，到处作恶，民愤极大。后来刘先胜同志代表地委同意将他除掉，具体执行是杜文白同志亲自带一个班武装，用计谋将他干掉的。这

个家伙被除掉后影响很大，布告一贴出去，群众普遍反映：天塌下来了，好得很，大家拍手称快。除奸反霸这对根据地巩固，提高人民对敌斗争的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

另外，就是群众领袖问题，这也是开辟群众工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记得安丰区培养了一个领袖，名叫李兆祥，五十多岁，有群众观点，革命坚决，对开辟新区起了很大作用。恶霸汉奸地主管性初被处决之后，外地干部不断的来了，有二分区的、四分区的，特别是区党委组织部长周秀方带来一批人来帮助工作，发动群众。地委组织部长周山也来了，杜文白是安丰区委书记兼区长，江季缙同志是副书记，县委书记、县长是我，吴伯文是副书记，胡荣佳是组织部长，杨德和在临泽区，郑少仪在汜水区，张波在大望区，胡范在射阳区，王瑞芬在黄浦区，周兴在张桥区，许帮仪在石塘区，周萍在曹甸区。

开辟宝应初期还打了几个据点，是彭德清带的老七团，廖政国、曾如清带的十一团，共打下四个据点，这对开辟支持很大。曾涛同志是我走后调去的，减租减息是四三年夏天搞的。四四年初我正在临泽开会总结经验，电报来了调我去苏南工作。

戴为然：四四年春天打车桥，四月份我由区党委到机关党校，刘烈人同志先走的，叶飞南下不兼军区司令了，预备把我也带去，因为我原是他的机要秘书。叶飞对我说，要我到廖政国团来当主任，但陈时夫同志从二分区打电报来，要我回二分区。后来管文蔚同志处理这件事说：“我们留不住你，陈时夫要你去。”我就回到二分区去，当时在永安，樊川一带，黄逸峰是司令，刘飞同志是副司令员。

华士林：汜水区能够站稳脚根，消灭了刘德文的自卫队是

个关键，临北地区把顽杨昉打败之后，就稳定下来，后来又接着打了王通河与赵家河。这些战斗都有周觉同志在那里搞情报的，他通过刘×的儿子搞赵家河的情报，刘×的儿子是周觉的部下；刘×是个伪军的营长，他也曾向我们提供过敌伪军的情报，但刘×的民愤太大了，是个恶霸，所以后来还是把他枪毙掉了。这个仗打过后，就成立了宝应县政府；射阳区是统战区，没有成立区政府，而临泽、汜水、大望、曹甸、安丰、黄浦、张桥、石塘成立了区政府。下一段到冬天了，射阳、陶林撤退，这时又把射阳区恢复了，还把曹南区向南移，成立了鲁庄区，由姜启彤在那儿当区长，姜原在陶林区办事处工作，区委书记是谢惠珍，这些已是第二期了，到曹甸、车桥打下之后才是第三期，叶飞同志的一篇回忆文章讲得比较清楚，当时的背景是整个地区都快解放了，但泾河、望直港解放得比较晚些。曹甸、泾口、车桥等地是叶飞同志指挥的一仗以后解放的。地委和曾涛同志叫杜文白到曹甸任区委书记兼区长，杜文白同志是从安丰区调去的。

四三年三月，五十二团由南向北进军，黄公正的起义，是在韩德勤撤退之后，黄公正当时是八十九军一个旅的参谋处主任，起义部队实际上只有一个连的部队，通过整编后叫宝应支队。还有个叫季福珍的人，也带有几十根枪，此人有点小野心，没有群众基础，后来就被鬼子扫荡时冲散了。

打王家墩据点这一仗很重要。王家墩地处溪河下游，在它东面还有个邱家墩，北面是涧河，南面是泾河，向西去是条龙庄，当时我们选择打它，是为了将三条河打通，这一仗我们也有些伤亡，后来，我与蔡公正去了，颜伏（团参谋长）对我们谈了这一仗的情况，我们配合部队为牺牲烈士建了个烈士塔。

杜文白：打车桥时，我们牺牲了一个日本同志，名叫松野

觉，是抗战同盟的成员，他很勇敢，也很爽快，在对敌战斗中他喊话，做瓦解日军的工作，不幸中弹身亡，我记得他在我那个区住过，每逢过年过节我们都请他吃饭，他会喝酒，和我们相处得很好。

华士林：我们在开辟临北地区初期，郭氏桥和日伪军一仗，我们牺牲了一个营政委，叫林友映。还有一个是在县政府成立之后牺牲的，叫谢宝堂，他是安丰区的副区长，敌人在涧河口抓住了他，从泾口押送去盐城后牺牲的，叛徒是安丰区民兵队长胡炎，后来被我们枪毙掉了。

宝应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就是进一步地扩大和巩固政权，发动群众“二五减租”，扩大抗日武装的建设，组织民兵等工作，一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收复宝应县城是县独立团主攻的，当时高邮还未收复，淮安已收复了，朱传宝同志是县独立团长，张波是参谋长，收复宝应县城时伪县长江廉清被我们活捉。

洪泽：我们三九年来宝应是为了迎接东进，叶部和管部合起来在扬中县开了一个声势很大的东进誓师大会，以后，我就被调到苏北特委了。当时特委书记是韦一萍同志，副书记是惠浴宇同志。我进了特委第一期党训班，为了迎接东进，三九年八、九月份，陈干、郑少仪、吕震中从高邮撤下来参加党训班的学习，叫高邮班。我是属扬中班的，还有杨易林、沈丰、夏衡、朱实夫等，我是班长。学习结束后，参加学习的同志被特委分到苏北八个县去开展工作。

三九年十一月，惠浴宇同志布置我和刘夜峰两人来宝应，叫我们先到宝应摸摸情况，与他保持联系，哪知到宝应后就与特委失掉联系，原先说好是一个星期后派人来联系的，我给特委联系人吴仲邨同志写了几封信，但无回音。于是我们到运西找到五支队淮南区党委李世农同志，由他发电报帮我们和东南

局联系。这样一来，原来属苏北特委的关系就改由淮南领导了。郑少仪同志知道我们到了宝应后，就派一个女同志来和我们联系，后来刘克白来了，正式关系也就建立了。

后来，我们这块地区又划归淮北管辖，属淮北区党委刘志坚同志领导。大约四〇年春天，我们在淮南找到了刘，半年之后，他要我们在宝应县城成立宝应县工委，先属淮南，后又属淮北领导的，当时没有地委这一级组织，一直通到县委。我们曾在黄塍沟建立了党的组织。

曹甸战斗后，我在黄塍碰到刘诚（刘先胜），他给了我一张片子，叫我去前指反映，于是我们到当时前指的驻地烈帝庙，找到了前指的刘寿福同志（刘是团的政训员），反映了情况。

后来淮南指示我们不要搞农村了，要转到城市去工作，并保持单线联系。四二年淮南、淮北搞精兵简政，但苏中宝应地区却很兴旺，一直打到城边，我们反映情况后，淮北区党委刘志坚同志要我们还是转到苏中去。后来我们就与宝应县委书记曾涛同志接上了关系，曾涛同志向我们传达了上级党的指示，要我们将城工委撤销，我将农村的地下党员名单移交给曾涛同志，当时梁光景、王浩等同志都是农村党员。我转入属杨斌同志领导的县城沦陷区工作，（杨斌同志是苏中区党委秘工部长，已牺牲）以后又属徐平羽同志领导，我与曾涛同志也保持单线联系，一直到日本鬼子投降前夕，从宝应到上海这一条交通线没有中断过。

伏击三垛伪军刘湘图的干儿子马佑民团这一仗，是段焕竞同志指挥的，情报是我们提供的。我的一个堂哥哥是汪伪的一个县党部书记，叫朱友和，他的弟弟朱根成是我发展的党员，这堂弟兄两人都在帮助我们搞情报。布置打这一仗时，杜

文白同志在县委工作，戴为然同志在区党委当秘书，姬鹏飞、管文蔚、陈丕显等同志都参加研究。

马佑民部队原住安丰，是调防从高邮去兴化的路上遭到我军伏击的。情报的来源是我的堂哥请他吃饭，说是为了钱行，实际上是摸摸底。段焕竞同志还曾写过这一仗的回忆录。总之，仗打得很顺利，伪军被全歼了，马佑民也被活捉，后来经过研究没有杀这个家伙，放了他，让他去上海。

宝应只有三所学校，钟南中学、宝应中学、新生中学都有我们的组织。

我们输送了一些人去淮南抗大第八分校，淮北第四分校。办安宜师范时的县委书记是曾涛，县长是吴伯文，民运部长是杜文白。

我是搞地下秘密交通和情报工作的。上海地下党和各区党委都有一条交通线，我们在淮北区党委领导下与上海党组织建立了这个关系。上海有人来苏北，一条线是从宝应走，另一条线是从扬州走，那时杨祖彤同志在扬州。

淮南贺希明搞的那个学校是淮南公学，从上海撤下来的人很多，有成百人从我们这条线走的，到苏中就可以从如皋走了或从运河线走。张黄港的一个守军营长被杜文白同志搞了统战，还请这个营长吃过饭，杜文白当时是苏中三分区所属的一个区委书记。

解放战争期间宝应敌我斗争的 几个时期的情况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份前，敌人进行疯狂的扫荡，领导上面对这样的严重形势，当时思想上准备不足，基层干部、群众思想比较动荡，总的情况是：敌疯狂，我恐慌，敌前进，我后退，边缘区部分干部叛变，有些基层组织基本瓦解，后县委在一次扩大会议上指出，盐阜失守，宝应应做全面游击的打算，区、乡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能坚持原地斗争的坚决坚持原地斗争，全县原有九十九个支部中，有一部分已不能起战斗堡垒作用，这是第一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四六年十二月初县委在杨家田召开扩大会议后，加之敌主力向北占领涟水等县城，兵力分散，我县就暂时处于稳定时期。

第三个时期，从四七年二月廿八号敌对高宝地区进行清剿，到九月下旬射阳战役胜利结束，高宝才恢复反清剿的局面。

四七年二月廿八号敌占邵庄，三月六号敌占夏集，赵河，八号盘踞陶林，这时敌开始对我宝应地区清剿，采取分兵合击，稳扎稳打，步步推进，占领军事交通要道，进行清剿，驻剿，一直到戴小庄战斗结束，全面侵略改为重点清剿。敌在黄浦区 and 安丰区西部八个乡进行清剿，并在大、小邵庄构筑据点，向西经张桥到泾河，向南往下舍甸、望直港到宝应，勾起了三十个乡的清剿圈。同时，以陶林为据点向西到鲁庄、望直港，向东南到广洋湖边，折向西经大、小官庄到刘家堡，构成